



■ 王荣

早上八点,太阳刚爬上楼顶,热浪已经裹住了整座城市。胡家农贸市场里,闷热像一床湿棉被裹在身上,待不上五分钟,后背就渗出一层细汗。陈姐把电动车往树荫下一靠,拎起手机和那本边角翻卷的台账,一头扎进市场大棚。

“李叔,新鲜豆角今天什么价?”她在一堆翠绿的豆角前蹲下来,一边问一边用手轻轻拨了拨豆角,看看有没有蔫头耷脑的。摊主李叔正往菜上洒水降温,抬头见是她,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把汗:“今天没啥新货,就剩这些昨天的菜,小陈你直接记上得了,别挨个摊子转悠,太受罪。”

陈姐笑了笑,又往下一个摊位走。三伏天蔬菜换茬快,过夜的菜品相、价

格都跟不上当日行情,这个理儿她心里门儿清。“叔,您这豆角也卖三块五?”她一边问一边在手机上戳了几下。市场里人不多,风扇呼呼转着也吹不走湿热,她的衬衫领口很快洩出一圈汗迹,台账的边角被她翻得更加毛糙。几家问完,她就在备注栏里记:高温换茬,货源略减,价格微涨。

出了农贸市场,太阳已经白晃晃地悬在头顶。陈姐骑上电动车,直奔超市。每月10号是固定采价日,白酒、日用品这些民生商品一个都不能落。刚走到白酒货架前,她一眼扫到某品牌一款酒的价格签——与上个月价格比有出入。她没有马上录入,而是把货架上的同类酒看了一遍,又找到当班主管问了一句:“这款酒怎么调价了?”

“夏天喝白酒的人少,厂家给了点

淡季促销支持,算是正常引流吧。”主管解释道。陈姐点点头,在备注里写上“淡季需求回落,厂家促销让利”,又在系统里比对了几款同价位产品,确认降价是品类整体趋势,这才把数据填进去。前前后后二十多分钟,该核实的一个没少。

下午三点,日头最毒的时候,陈姐又出现在购物中心。八月底,夏装打折正热闹,“全场五折”“断码特惠”的牌子挂得到处都是。采价最怕这时候——规格品一乱,数据就没法比。她在一家品牌专柜前停下,导购热情地指着一排连衣裙说进行介绍。陈姐没急着记,掏出台账翻了翻——这款裙子前几个月一直卖正价,眼下这个折扣属于阶段性促销,按制度不能采。她向导购摆摆手:“姐,这款先不要,您帮我看看有没有还在正

价卖的夏款?”导购有点意外,嘟囔了一句“这么热的天还挑这么细”,但见她一脸认真,还是帮着翻了翻库存。最后,她在一排吊牌齐全、尺码规整的裙子里找到一款仍在正价销售的款式,仔细核对面料、版型、条码,确认无误后才录入系统。每一步都按规矩来,急不得,也省不得。

从购物中心出来,夕阳已经西斜,地面的热气却还在往上蹿。陈姐把手机、台账收拾好,骑上电动车往单位赶。这一天下来,衣服湿了干、干了又湿,她自己也记不清几回了。同事常说她较真,摊主们笑她跑得勤,家里人也念叨过“网上什么查不到”。可她心里有杆秤——价格这东西,坐在屋里是看不真切的,只有脚底板踩到实地,数据才立得住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新余调查队)

大地生香

赵林博 摄



淮南风情踏月来

■ 张婷婷

风掠过淮河水,把细碎的银光撒向两岸。这片土地上的人,刚刚送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,又将迎来中秋的盛大相逢——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,正式落地淮南。

风,是从淮河的浪尖上飘来的。它漫过寿县古城的青石板路,穿过宾阳门的门洞,一路攀上八公山的林梢,蹭过武王墩新覆的青绿草皮,最后轻轻落在焦岗湖的芦苇荡里。风里裹着豆腐的鲜、湖水的润,还有一种刻进淮南人骨血里的气息,隔着两千三百年的时光,依旧鲜亮得像楚人刚落笔的家书,告诉所有人,这片土地的文脉,从来没有断过。

风还没把桂香吹满街巷,期待的暖意已经先漫上来了。老北头的巷子里,手艺人正赶着做印有淮水明月纹样的花灯,竹篾在手里绕来绕去,把八公山的轮廓、淮河的波纹都编进了灯框里。路过的老人总忍不住停下来瞅两眼,说这花灯的模样,像极了小时候中秋夜,家里长辈举着领着走街串巷的那一盏。

淮南人的浪漫从来都不张扬,都藏在指尖的纹路里。凤台花鼓灯的老艺人正带着年轻徒弟排新段,锣鼓点一敲,兰花手帕顺着月光的方向一甩,鼓架子的脚步踩着淮水的节拍起落,这从淮河滩涂里长出来的艺术,一抬手一投足,全是这片土地的精气神。

淮河水面上,晚归的渔船已经挂起了桅灯。寿县安丰塘的堤岸上,散步的

人总忍不住停下来,望向水面上晃悠悠的月影,风掠过万顷碧波,把细碎的银光揉成一片温柔的海。城墙上,年轻人举着手机等月亮从宾阳门后升起来,镜头里的古城垛口托着一轮圆月,随手一拍就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。淮南人的赏月,从来都不拘着,不用特意找什么名山大川,站在自家门口,就能接住千年前苏轼、姜夔都曾凝望过的那片月光。

淮南人的中秋,不是从赏月开始的,是从一碗热乎的牛肉汤开始的。清晨的淮南,依旧是被一碗牛肉汤唤醒的。粉丝吸饱牛骨的浓香,千张浸满鲜辣的汤汁,一口下去,整个人从胃里暖到心里。再说桌上的美食,寿县的人家早早准备好了手工捶出来的大救驾,层层酥皮裹着清甜的内馅,咬一口就是传承

千年的风味;八公山下的豆腐坊里,石磨磨出来的豆浆正冒着热气,点出来的豆腐嫩得能映出天上的月亮。老辈人总说“中秋吃块鲜豆腐,一家人团团圆圆心透亮”,日子就像这豆腐,平平淡淡,却清清爽爽,踏实得很。

此刻,八公山的桂花已经打了小小的花苞,焦岗湖的芦花正慢慢染上白边,寿县的城砖在秋阳下泛着温润的光。走在淮南的街头,风里已经有了淡淡的桂香,老人们坐在巷口摇着蒲扇,聊着小时候过中秋的旧事,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

月已赴约,人已启程。而淮南,早已把最亮的月光、最暖的烟火,都准备好了。

(作者单位:安徽省淮南市统计局)

■ 舒嘉明

村里有口井。记忆中,井沿很高,井壁很厚,青石板砌成的井台敦实而古朴,石板间的缝隙里,常年长着墨绿色的细小青苔,摸上去湿漉漉、软绵绵的。

一口井,寄托着许多人家吃喝的全部指望。它是传统的老井,连井辘轳也没有,所以打水是力气活,更是技术活,弄不好水桶就会掉在井里。儿时,爷爷总在清晨去打水,先用长绳挂上桶,慢慢放下井,在井口弯腰扶着绳左右摆动,再猛然向下松手,听得“扑通”一声,桶在井里翻个跟斗,水便进了桶,等桶灌满,再双手交替慢慢拉上来。我见了也总跃跃欲试,但幼时的我没有力气,也没有技巧,爷爷笑着摸摸我的头,说:“等你长大了,就能自己打水了。”

井边总很热闹,是附近人家天然的社交场。农闲时,村民们会在井边摆些椅子围坐,唠起家长里短。有人磕着瓜子,有人纳着针线,也有人在井边洗衣服。小孩子们也得其乐,出于对井的好奇,大家会趁大人不在跟前,壮着胆子站在井台边,探着脑袋往下看。井口像一个幽深的眼睛,倒映着我们小小的脸,凉丝丝的水汽扑面而来。如果对着井口“啊啊”叫喊,便能听回声一圈一圈地嗡嗡荡上来,神秘又有趣。

到夏天,大家更离不开这口井。天热了,人们都不爱喝缸里的水,一定得喝“新鲜出井”水。尤其是孩子们,贪玩归来,跑得满头大汗,径直冲到井边,你拉我扯地吊上来半桶水,争先恐后灌下几口,瞬间便浇灭了燥热。那时候冰箱在农村尚未普及,为了享受一口冰凉,我们会把瓜果浸到井中。洗净的西瓜

投入井里,“砰”地溅起一朵水花,随即又悠悠浮起来,在水面轻轻晃荡。过一阵子,把西瓜捞上来,瓜皮上会挂满细密的水珠,切好后,一口咬下去,满嘴都是清凉甘冽,暑气顿时消散。

等我长大些,忽有一天,那口需要俯身汲水的老井,井口被盖上,井台旁铸起了一方敦实的底座,一个锃亮的、带手柄的铁杆竖立在底座上,连着一根粗管子深深扎进地下——老井摇身一变,成了一口压水井。只要压一压铁杆,水便汩汩地流出来。大人们说,这样取水省力多了,也不用再担心孩子掉进去。这时,我还没有学会用桶从井里打水,以后也用不到了。

压水井用之前,总得先往井头里倒一瓢水——我们称为“引水”,把里面的皮碗润湿了,再压几下铁杆,“扑哧扑哧”排净空气,才能把地下的水引上来。所

以井盖上总放着一把豁了口的铁勺,勺里总满满盛着水。这是所有用水之人心照不宣的规矩——水压上来,第一件事不是急着自己用水,而是先把勺子灌满,放回井盖上,以便方便下一个人。我从没见过人提醒,也从没见过人忘记。冬天夜里冷,有时早上起来一看,勺子里的水冻成了冰疙瘩。第一个早起用水的人,便把那块冰磕出来,到自家水缸里舀上一瓢。

这许多年里,我外出求学工作,很少回农村。有次回来,发现井里面装上了水泵,连通了管道到家里,水龙头一拧,水就哗哗地流出来,干净又方便。听不见水桶落入井中的“扑通”声,也听不见压水时的“咕噜”声,大家也已不再到井边聚会聊天。那口热闹了整个童年的老井,成为了时代的记忆。每每回忆起它,仍觉得唇齿间还留着那一丝凛冽的清甜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金溪调查队)



山湖入画

张泽萱 摄

雨中入户札记

■ 邓波

初秋的雨,带走暑热,滋润着大地。清晨,整理好宣传手册,装进文件袋,检查手机、充电宝和笔,一切准备妥当后,我们便出发了。

雨,细细密密地落在伞面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雨水将车窗蒙上一层淡淡的雾气。窗外的景色不断变化,城市渐渐远去,山岭、田野和村庄接连映入眼帘。

两个小时后抵达了目的地。稍作整理后,我们便马上开始今天的人户陪访调查。调研员对这里的道路和住户十分熟悉,带着大家一户一户寻找调查对象。

来到第一户人家门前,调研员说明来意后,主人将我们热情地迎进了屋里。我们在桌旁坐下,拿出调查资料,开始逐项询问“家庭成员、就业状况、工作时间……”一个个问题按照调查要求依次展开。

有些问题看起来简单,真正询问起来却需要仔细区分,遇到疑问的地方,还要展开详细追问。例如,这家人虽然没有固定工作,但平时会偶尔外出务工,我们便需要进一步了解其近期是否有劳动、劳动时间以及工作的具体情况。对于老人,则需要将调查中的一些专业表述转换成更加容易理解的生活语言。

这一户调查结束,调研员便继续带着我们前往下一户。就这样,一家接着一家。脚下的泥土渐渐沾满鞋底,PDA中的问卷也被一户户填满。没有复杂的场景,只有一次次询问和一次次记录,而调查表上的每一个数字,都对应着一个家庭的真实状况。一个就业状态、一段劳动时间,或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来源;一个家庭成员的变化,也可能意味着整个家庭生活状态的改变。而我们所做的,就是准确地把这些变化记录下来。

走访过程中,调研员始终走在前面。遇到调查对象不在家,他便带着我们寻找下一户;遇到需要再次核实的情况,也会提前记下,方便后续继续走访。从一户到另一户,从一条小路走到另一条小路,雨水一直陪伴着我们。忽然觉得,这调查工作啊,就如同这绵绵细雨,落地虽无声,却默默滋润着大地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陇南调查队)

秋日“蟹”逅

■ 黄金璜

立秋一周后,厦门迎来开渔季。为了尝鲜,周末迫不及待去逛海鲜市场,满眼是鲜活肥美的各类螃蟹,拎着一袋归家,望着张牙舞爪的它们,关于螃蟹的种种记忆涌上心头。

记得初来厦门求学,那海风裹挟着淡淡的咸鲜让我初次与海味相逢。某次舍友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,餐桌上一盘清蒸梭子蟹鲜亮诱人,一口下去,没有半点腥涩,蟹肉莹白紧实,鲜甜细嫩,是从前十几年生活里从未有过的海洋滋味,让我从此记住了厦门秋天独有的鲜香。

多年来不断摸索,我也解锁了各式蟹的做法,清蒸、爆炒、盐焗各有风味,最钟爱的还是闽南家常的干焖做法。无需繁复调料,不必重油重辣,只需在锅中添一小碗清水,放几片生姜去腥提鲜,洗净整蟹,放入锅中,小火慢焖。锅盖严合,锁住锅内的水汽与鲜香,任由火温慢慢浸润蟹身,让海的清鲜与姜的温醇缓缓交融。

等候的时光最是治愈,厨房里的香气层层递进,从淡淡的海腥,慢慢熬成醇厚清甜的蟹香,丝丝缕缕,漫满全屋。待香气馥郁四溢,便可揭盖出锅。焖好的螃蟹色泽红亮诱人,外壳干脆不水腻,掰开蟹壳,膏脂饱满,蟹肉紧实,最大程度保留了海蟹本身的鲜甜,一口入喉,是秋日最地道纯粹的海味,好吃得让人停不下来。

眼下秋风渐起,正是开渔尝鲜好时节。古人有言:“不到庐山辜负日,不食螃蟹辜负腹。”不妨在秋日,赴一场酣畅的“蟹”逅。一口鲜蟹,一口海风,人间烟火滋味,尽在其中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厦门调查队)